



筆直的通道從中間劃開這個向天空敞開的方盒子，兩旁的斜牆加重了往前的引力。

# 安藤忠雄 京都天光遇見莫內水中花

文·許智喬建築師

**提**到安藤忠雄，相信大家一定都對這位享譽全球的建築師並不陌生，甚至腦海中還能浮現幾件他在世界各地的建築作品，像是住吉的長屋、光之教會、淡路夢舞台、表參道之丘等，皆屬他膾炙人口的精采之作。然而，坐落於京都的一件小品——陶板名畫の庭，這裏除了安藤忠雄善於處理的深刻思考與神性感知以外，還多了些動人的故事和浪漫的想像。

## 單純構成 複雜空間

「陶板名畫の庭」是個露天的美術館，精選了世界級的八幅名作製成陶板畫，散佈展示在這個長84公尺、寬26公尺、高14.6公尺的矩形盒子裏。與其說是「散佈」，比較好的講法應該是：每一件畫作都被「精準地」安排於這個清水混凝土盒子內的「適當角落」。安藤忠雄曾經表示，自己做建築設計的時候，傾向追求「在單純的構成裡頭，包



含著複雜的內部空間」。這個案子也同樣貫徹了如此的信念，在一個簡單的方盒子裡，有著極其豐富多樣的空間組構，每位來訪的朋友應該都能深深感受到設計者強烈的引領，遊走在當中如同身處一座城市的舞台，場景不斷變化與轉換，不由自主地自己成爲一位表演者，走動、旋轉、坐下、起身、張望。

從京都地鐵烏丸線的北山馳走來，秋冬替換的街景是一列列夾道的紅黃綠褐交織，微微陰沉的天空之下依稀可見遠方的山巒起伏，不經意地幾片灰牆在對街以一種張臂歡迎的姿態顯現，沒見到原先設想的美術館建築物，卻一腳已經踩進了她的地盤。筆直的通道從中間劃開這個向天空敞開的方盒子，兩旁的斜牆加重了往前的引力，遠方端點的開口讓視線停不下來，一路看穿進入後方的林間，有種已經看遍了旁邊京都府立植物園的錯覺，這樣戲劇化的邀請著實讓人有點喘不過氣來。只不過才剛向前踏出一大步，人就定住了，腳下絕美地躺著一方睡蓮恰恰浸入水中，水面的波紋交疊著猶豫的天光，讓花瓣模糊在雙眼與心中那突然慢下來的指針之間，透過京都的水，彷彿瞥見莫內家中的那座蓮花池。

### 建築是爲了了解人類存在的裝置

再向前走其實已經聽不見任何的聲音，嘩啦嘩啦的水流聲成爲現在唯一的主旋律，越往下走似乎也越接近自己的內心，一種遺世



透過京都的水，彷彿瞥見莫內家中的那座蓮花池。

獨立我與我自己對話的狀態。對安藤忠雄而言，建築是爲了了解人類而存在的一種裝置，也透過「建築」這個語言，對社會傳達他的想法。或許此時此刻，這兒亦趨複雜的路徑與空間，正好反映了人們內心的糾結與矛盾，也只有獨自存在的當下，才有機會能夠看清與面對。往下繞了一圈又一圈，身體被漸漸低矮的天花壓得窒息，只能跌坐在盡頭處的金屬板凳上面，肩膀倚靠著堅硬的混凝土牆壁，這種感覺有點像是坐在行刑前冰冷的電椅上頭，遮簷外頭冷冽的天光從右上方灑落下來，剛好接上了眼前這幅「最後的晚餐」的光影變換，兩個時空融爲同一個場景，似乎也依稀聽見了餐桌上的不安與無奈。

回眸，平靜的水面倒映著遠處兩道牆間的后方風景和天空，再次透過這些乍看沒有表情的清水混凝土與封閉的四方內庭，反而將視野與想像拉得更寬廣、也更純粹。安藤忠雄所謂「建築與基地相互抗衡、並交互編織成一體的動態平衡」，大概就是這樣的意境

了。這或許也呈現出一種他追求的極致，「因著所有的一切被摒除的緣故，而能夠存留在那兒的事物便能更加突顯其深度，朝向其本質及原理的方向來前進」的「神之領域」吧！

轉換後的心情是豁然開朗的，步調也跟著輕快了起來，繼續前行的過程就算是有龐大構造物的擠壓，也能從容地閃身而過，柳暗花明的時刻如同走出山洞看見一片光亮，尺度震撼人心的水瀑反而提供了舒緩情緒的安穩聲響，抬頭所見穿梭於天際的通道，嘎然而止地面對中庭外頭向上伸展的枝葉，地面以下8.1公尺的深度卻讓人懷疑置身於谷底，眼目只能呆望著發亮的天空四處搜索著，在巨大「最後的審判」底下，錯綜躁雜的思



路途中的最後三幅陶板作品，似乎顯露了目送離開的不捨。

緒在心中來回擺盪。不知安藤忠雄廿七歲（1968）在羅馬西斯汀禮拜堂看見這幅畫作時，是否也有著類似的心情？

是該逃離的時候了，同樣又是一條筆直的通道，只是這次在基地內拉出一個最長的對角線，緩緩爬升到地面的高度，路途中的最後三幅陶板作品，似乎顯露了目送離開的不捨，前方的街景將原先被抽離的自己拉回了人間。離開不代表結束，安藤忠雄回憶當時爲了與米開朗基羅進行對話所開始的旅程，直到現在這樣子的對話還都不斷地在他的心中持續進行著。💕

參考書目：

安藤忠雄（2002）。安藤忠雄的都市徬徨（謝宗哲譯）。台北：田園城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

平靜的水面倒映著遠處兩道牆間的風景和天空。

作者簡介

經歷：SJcommune - 許智喬建築師事務所  
放築塾 - 陳明城建築師事務所  
田中央 - 黃聲遠建築師事務所  
學歷：英國布萊頓大學建築碩士  
英國新堡大學建築學士